



論 短

褒獎和懲戒



「治亂世用重典」，固然可以針砭一般貪污的麻木不仁；但，時勢力新趨，在食不得飽，居不得安的狀態下，生命之延續尚無把握，過了今天說不定還有後兩天，一般人才養成了憊憊和得過且過的心理，也就不把「死」看得多末重要了！連帶得「死」到也乾淨；倉庫空虛，不足以談榮辱，衣食欠缺，無法說廉恥，到了「挺而走險」的地步上，什麼都置之度外了！所謂「心死」就是這種現象，其他的一切也就根本無法談論了！

所以，維持官吏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實為必要！俸祿不足以養廉，當然，他不能坐以待斃。上自長官，下至役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不管官吏們能否果腹，但問他們為什麼貪污，事實上，貪污愈受懲戒反會愈多，法術的運用，騷擾的程度，一定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時刻研究犯法的技巧，使你在煙幕之下，無法發覺。結果，國法只是懲戒了技巧笨拙的笨蛋們，真正貪污反到無法發覺！事實就在眼前擺着，算盤誰不會打？「揚湯止沸」總不如「釜底抽薪」來得痛快而且澈底吧？社會上的人們總是藏着「明白」裝「糊塗」的，連官貴人們可以說都在犯着這種毛病！假如把明白的拿出研究研究，給官吏們都算算日用賬，在懲戒之外，似乎還應該先使他們的薪俸足以養廉，有顯名譽的餘裕以後，再向他們要規矩才合理些吧？

如果公務人員們都能維持最低的生活費用，你不願幹，自有有人來補充！你辦不出成績來，自有辦得出成績來的人，在這種情形下誰不兢兢業業地好好去幹呢？假如他不好好去幹，或違法，懲戒他，他也甘心，別人也覺得應該，這種懲戒才會發生功效。工作勤奮的人，廉潔操守的人，屢立功勞的人，尤應予以褒獎。固然，好是應該的，在記綱掃地的現時代，如果不是化錢買來的名譽，當局是需要褒獎的；因為，沒有貪污不足以顯廉潔可貴，同時，沒有廉潔風尚的屢受表彰，也不足顯示貪污的可恥！

亂世的道德觀念，在生活窘迫，求生第一的要求下，漸漸地退了光彩。假如我們要重新建立起亂世的新道德觀念來，只有打通生活的障礙，在一條「足養廉」的基礎上，褒有功，懲有過，然後才能使人心服口服，慎重的去選擇他應走的路線。否則，你不足以補口，有功的不獎，有過的不懲，上下交相欺，你刮你的地方，我食我的贓，井水不犯河水，誰要給誰過不去，就給你一拐子，叫你吃個蒼蠅，甚至於使你的腦袋撞牆家，在這種情形下，搶決的只是笨蛋，褒獎的却是奸僧！褒獎云乎哉？那還不是「閹扯梢」嗎？

是的，褒和懲在現代最需要！但我們要求當局要把真的褒和懲顯示給國民；我們願意用最大的熱誠來擁護當局所顯示的真褒獎和懲戒。來澄清政治。

日本於國防上最重要的南海要點，無論如何，亦必須擊滅敵人！

美內政與太平洋反攻作戰

嶺

最近歐美對日本土北九州之空襲以及塞班島之上陸與小笠原群島之襲擊，以軍事門外漢的我們的眼光看來，自不知其有如何軍略的戰術的意義。不過吾人所直感到的，是美國反攻之速度，日加一日，一大決戰之日，日益迫近。當歐洲第二戰線亦行發動，太平洋上，即顯示如是反攻之狀態，實使吾人於軍事之外，不能不想到其政治的意味。

當我們在歐洲之第二戰線與太平洋反攻作戰之二大軍事之前，一視其背後之各國的政治現象時，所看到的：第一，是美國大總統選舉戰之現實，第二：是英國於自治領袖相會講後之情勢，第三：即是其勢力由巴爾幹遠及於北非南羣之蘇聯，現正虎視眈眈於挪威不凍港那爾威克之事。這些政治現象，迫使英美政治家，不能不移行於軍事行動上。尤其是美國之大總統選舉戰，使現大總統羅斯福，無論如何亦不能不出以積極的行動。

每隔四年所舉行之美國大總統選舉戰，本年十一月七日，又屆實際之期。而決定大總統之候補者的二大政黨之全國政黨大會，即在目前。在野黨的共和黨，於六月二十六日在芝加哥選定候補者，政府的民主黨，於七月十九日，於芝加哥會合。

美國大總統選舉上最重要的時期，並不是十一月的選舉，實際上乃是此黨大會之候補者的決定。由此，不僅可大體預測十一月之選舉形勢，而由於兩黨選定如何之人物，可決定其大期政府之政策的全貌。

今日美國政界最顯著的事實，是羅斯福當做一個招牌的新經濟政策，日趨於落泊，人們對彼之希望，亦日益銷沉，彼之對日戰爭，所以使之突進者，即在企圖由於戰爭彌縫其國內政策之破綻。

乘此新經濟政策不得人心之勢而奮起的，正是其反對黨的共和黨。所以共和黨現正極力攻擊新經濟政策，謀奪大期政權。

因而羅斯福不啻採取任何手段，亦必努力於今年秋選舉之勝利。而羅斯福勝利之唯一途徑，唯在此重要之政治事件發生之前，必須獲得某種戰事勝利，以利用於自己之選舉。其重大政治事件之一，即是六月二十六日之共和黨的全國黨大會。在此反對黨勢力將起之前，以某種戰果，以創其氣勢之事，由羅斯福之為人，當然可預期。在此當可看出歐洲第二戰線與太

太平洋反攻作戰，所以在六月初旬實行之政治上的理由之一。換言之，作戰常與政治以及戰爭立於不可分之關係上，實係美國基本的脆弱點之一。

羅斯福自去年以來，無顧慮的將新經濟派之急進人物斥退，反將對彼一向迫害之資本家的代表者，逐漸擢為政府要員，這是事實。然無論如何，今秋之選舉，是兩黨互相角逐之接戰，據其勝敗之鍵者，是以芝加哥為中心之農村地帶的諸州。而此等之中西部諸州，最近特別的傾向保守，反新經濟政策的與反蘇的色彩十分濃厚。此種事實，也是使羅斯福近來一天比一天右傾的一大原因。

共和黨利用此等中西部人民之心理，謀實現其打倒羅斯福之宿願。所以彼等躍躍於急進的威爾基，而歡迎保守的紐約州知事施伊及保守的布里加。

然羅斯福個人所持有的魅力，或許以少數之差的勝利，得繼續其四任。不過議會之多數，恐怕是將歸於共和黨之手。如是，其結果，將重演二十六年前威爾遜連自己提出之國際聯盟案，而由自己之議會與以否決的醜劇。避免此種覆轍的唯一之途，即是獲得空前戰事勝利。彼所以不顧一切犧牲，於德軍鐵壁之前，日軍不動之堅壁之下，敢然猛戰者，原因即在此。

四

然無論其原因如何，太平洋戰局現實之重大性，確不容吾人漠視。抑設自六月十五日，美軍攻入馬里亞納群島之一角以來，可以說已展開了以此為中心的日美決戰中之決戰的重大的攻防戰。敵美為掩護其上陸部隊，於馬里亞納群島附近海面所集中的勢力，即是以多數之航空母艦及戰艦為其幹之大機動部隊，實際是在太平洋方面艦隊之大部分的集結。此則，足以看出美國對馬里亞納群島奪取之野心。

戰事距離日本土，僅二千四百里，此方面敵人之壓力，不劣於前此任何戰爭之強烈。故以塞班島為中心之馬里亞納群島一帶，在今日之戰略上，有着重大意義一事，當不待言。而日本在國防上南海最重之要點上，無論如何亦必須擊滅敵人，以確保其戰略的態勢。

對於游戈於目前之敵機動部隊，日本勢必發揮其海軍傳統之鬥魂。果。



火箭與新炸藥

「洛開特炮」的說明

曾仲雲

物質有爆炸力的不下幾十種之多，但是能够應用到軍事上的，却並不多，這原因是因爲軍用爆炸藥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有一觸即發的敏感性，在信管發火的一刹那，即能立刻爆炸，將炸藥的潛在的爆發力發揮於極刻之間。第二要有抵抗極大震動的穩固性，這也就是說炸藥在炮彈中，被大炮發射出去的時候，受到極大的震動，也不致發生影響，否則放炮的炮手就有危險了。由於這種原因炮彈用的炸藥受到很多限制，許多高性能而怕震動的炸藥，都不能應用。

最近德軍新兵器火箭炮——即洛開特炮（Lochter），已能免去此種弊端。火箭彈的發射是於彈尾噴射氣體，衝激空氣，使彈體前進，因此無普通大炮發射時之劇烈震動。那些普通大炮不能應用的強力爆炸藥却因此而應用於火箭彈，而且火箭發射時力量不均而和緩，逐漸加速，沒有普通炮彈與炮膛發生強力磨擦，被旋轉壓縮的現象；因此彈殼可以減薄，彈殼減薄炸藥量即可加大，也就是爆炸力可以增加。

德軍於一九四三年初開始使用火箭炮。每尊火箭炮有六個很薄的炮筒，架在一對車輪上。炮身很輕，所以搬運時不需要很大的牽引力，普通三噸牽引車足夠搬運之用。因爲每炮有六個炮筒，所以一炮的火力就等於普通炮的六尊。德炮兵師團都有火箭炮連的配置，每聯隊又分爲若干分隊，譬如十二個分隊，每分隊有火箭炮四尊，每炮又有六個炮筒，那麼就有二百八十八架大

炮一般的火力。火箭炮的炮彈現在分爲三種，有爆炸彈，燃燒彈，與煙幕彈。爆炸彈及燃燒彈與飛渡的炸彈及燒夷彈相同，煙幕彈的效力也特別強大，無論攻守，都能在戰線上張開煙幕。

火箭彈的射出速度遠不如普通炮彈，在空中飛過時，彈尾噴射之氣體，在空中留下一道白烟，因此火箭彈之射出時在空中能清楚地看見它逐漸增加速度，在夜間則可看出彈尾噴射之火光，這也就是有人稱之爲「流星彈」的原因。離近時並能聞及彈尾噴出氣體不斷之爆發音響。火箭彈對於目標物的穿透力——即破甲力，也不如普通炮彈，其唯一威力就是爆炸力，尤其是爆炸處附近所發生爆風的破壞力，遠較普通炮彈爲甚，火箭炮發射時遠距離精準十分困難，因此射程大概不能超過數公里。

火箭炮對於轟炸機

火箭炮可以說是轟炸機的新致命傷，德空軍中的戰鬥機最近已多數裝有火箭炮，數月以來轟炸歐洲各地的反軸心轟炸機被多數擊落的原因就是因爲受到德戰鬥機火箭炮的攻擊，下面我們引述一段美觀員浦德巴斯雷上校，於去年十月轟炸炸凡羅特時的報告：

「……一路上我們不斷打退德國的驅逐機，起初攻擊前來的是一架福克烏爾夫一九〇型與米爾修米特一九〇九型單座機；不久，這些驅逐機之外，又有成串的雙引擎戰鬥機

增強而來，這些戰鬥機無疑都裝有火箭炮。我的後部鎗手，從電話報告告訴我：「這會我們可到手了！六十架成串的在我們後面！」之後，出乎預料的，我看到許多火箭彈，我當時想，大概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够回去了。每一架這種戰鬥機似乎裝有四架火箭炮，發炮的距離幾乎確是兩公里的距離，他們準確地始終保持着這兩公里的距離，在空中好像有一條虛線，在認清這虛線之後他們才開始發炮。在最初的一二百公尺時火箭彈在尾部放出雲一般的濃烟，留在後邊像一條長尾，這時速度逐漸增加。不久爆炸，發出的閃光要比高射炮彈的爆發強兩倍。

我觀戰的轟炸機被在近旁爆炸的火箭彈的彈片所擊中，在火箭飛機的後面，又有一串雙引擎，裝有大炮的戰鬥機出現。」

如此，火箭炮大約是在兩公里之外的距離發射。這種距離已是普通十二、八公厘鎗的射程所不能及。火箭彈發射後，在最初的二百公尺行程中逐漸增加的速度，足可超過飛機的速度（每秒一五〇公尺就等於每小時五百四十公里的速度），火箭彈走完其餘的一千八百公尺祇費六七秒鐘，然後爆炸，粉碎最近處的轟炸機。火箭彈的爆炸部分大約有十公斤重，這種重量遠過於最大的高射炮的炮彈。

火箭彈從較薄的炮筒中射出，因此不易瞄準，普通火箭彈向敵轟炸機隊射出時，並不要求對某一機之命中，目標爆炸時彈片威力足可轟炸機擊落，因此火箭彈爆炸時的有效彈片範圍愈大愈好。同時火箭彈的正確攻擊與彈中發火信管的燃燒時間大有關係，這也就是說製造時需要格外的精細，而在不同的高度飛行時所發生的不同氣溫與不同大氣壓力，也可影響到火箭彈爆發時間的正確性。

由於發射火箭彈的裝置比較簡單，能够依應用的情形，而加以不同的改變，所以移動十分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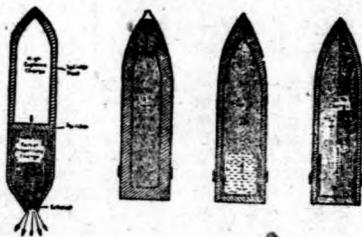
便，特別適宜於對抗侵入的防守作戰，例如此次反軸心軍於法國北部登陸，德火箭炮隊就在諾曼第半島一帶發揮了非常的力量。在海岸地帶被敵軍選作上陸地點之後，敵方軍艦炮的十字炮火立即將射程所及範圍之內的交通破壞無餘，這時對於移動方便的火箭炮隊無影響，隱藏於較深的戰壕中，對敵人集中攻擊，火箭的強力彈片能使上陸地帶以及佈滿海面的上陸舟艇受到極大的蹂躪。

新爆炸藥的威力

前面已經說過，因為炮彈被射出時有強烈的震動，所以炮彈內的爆炸藥必須能抵抗這種強烈的震動。普通應用的如硝酸甘油，三硝基甲烴(TNT)以及苦味酸等。但是炸彈就不受這些限制。

穩固性雖小，而爆炸力却比較大的炸藥都可以應用到炸彈與火箭彈上去。反軸心軍轟炸西歐時用的巨形炸彈，所用的炸藥是兩種分開裝置的液體，四氯化炭與熱性的炭氫化合物，如甲烴或汽油等，在炸彈投擲後的落下途中，或接觸目標物時，開始混合而發出強烈的爆炸，這種炸藥的名稱是 Oxylit bomb。最近常常被提到的液化炸藥 Oxylit bomb 是包含一種吸收性的熱燃料，如石腦油精粉等，在炸彈投擲後開始與液化氧氣混合，而成最強烈爆炸。此次大戰之前歐美各國已有液體炸藥的專利製品，此外是不同液體，分裝容納或是一種可破裂容器的液體，裝入另一容器之中的設計。

Pankasit 與 Oxylit bomb 是現在方法中最強烈的兩種。如果能夠想出適當的發射炸藥，那麼這些液體炸藥應用到炮彈上去也是不可能的，到現在所知比較最適用於炮彈用的液體炸藥是四硝甲烴與另一種可溶性的炭氫化合物，如甲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一，飛機上火箭炮所用的炮彈，並沒有安定翅的裝置。前室是炸藥，後部是推進用的爆發藥，尾部是氣體的噴出口。發射時後部爆發藥燃燒，氣體自尾部噴出，炮彈藉之前進；在後部藥物燃燒時，即燒穿中間之隔離物，然着前室之強烈炸藥，而發生爆炸。

圖二，普通大炮或高射炮炮彈。所裝炸藥多為穩固性較大的固體藥物，重量約當全彈重量之百分之十。爆炸力：每公斤 950—1000 千卡羅里。爆風速度每秒 6000—7000 公尺。

圖三，一種新型的透甲彈，彈中所裝為兩種不同的液體，約當全彈重量之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於觸及目標物時液體開始混合，穿透目標物後爆炸，爆炸力十分強大；每公斤 1700—1800 千卡羅里，爆風速度為每秒 8000—9000 公尺。

圖四，新高性能爆炸彈，所裝炸藥至少為全彈重量之百分之三十。分隔之液體於射出途中開始混合，觸及目標物立即爆炸，爆炸力也非常強烈，每公斤 1800 千卡羅里，爆風速度為每秒 9000 公尺。

附圖二，三，四，可以看出現在所用的 TNT 炮彈與新式的液體炮彈彈殼厚薄與所裝炸藥量之不同。TNT 炮彈的彈殼特別厚，裝的炸藥却不算太多。液體炮彈殼較薄，藥量也相當增加。液體

彈的困難在於兩種不同液體的分隔裝置，發射後再自動混合，免得預先混合在炮膛中有爆炸的危險。這種發射後的自動混合裝置在技術上也不是太困難的事。與普通炮彈的安全栓一樣，炮彈發射後，由於加速度所發生的壓力，與炮彈的旋轉，能使信管上的靈敏機械裝置，開放安全栓，使不同的液體混合。

液體彈的彈殼既然減薄到足以抵抗發射時炮膛內所生的壓力與旋力的程度，所裝的炸藥量也比普通炮彈增加兩三倍，因此爆炸力也比同口徑的 TNT 彈強兩倍。

本報印刷數量有限
讀後希望轉贈閱

一如是我聞

一位飛行設計家推測航空事業將來必有發展：●飛機之翼必然取消，以流線型為原則，將空氣抵抗力減少至最小限度，將速度增加為最大。●飛機前部之「推進器」取消，改以噴射推進方法，機身按裝兩個迴轉式噴射口，尾部設一副噴射口。●巨大航空港滑走路之建設不必要，直接昇降於汽車專用道路上。●高速度機由於航空力學的進步機體構造的發展與高空性能之改善，以及易為噴推進方式，速度可為較現在增加數倍。

美國於一九四一年會捕獲法巨艦「諾曼第一號」，正欲改裝為航空母艦，在紐約埠頭改裝時，突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發生大火而顛覆，用去四百五十萬巨款掘出而修理之，已拋棄改裝航空母艦之計劃，用為輪船。(唯竹)



「洛開特」——火箭

無人飛機就是有異的火箭彈

仲雲

最近報章雜誌上對於德國新兵器「洛開特」，炮「流星彈」，以及「無人飛機」不斷有所記載，不過語焉不詳，因此有許多對於「洛開特」的意義仍不能十分明瞭，其實「洛開特」的原文是Roket，譯為「火箭」最為恰當，凡利用

氣體連續噴射，衝激空氣，使噴射體本身向反方向前進的，都可稱之為「火箭」；無論發生此種氣體是由於固體或液體之化學作用，或壓縮氣體之再膨脹，以至於機械的力量，其原理則一。火箭的發明很早，就是應用到飛機上也還在數十年前，不過沒有被廣為利用罷了。火箭在我們的經中最熟悉的，就是新年花炮中的「齊華」，燃時火藥向下噴射，花炮則衝向天空。外國花炮中也有這種「齊華」，就叫Roket，這種東西到底是怎樣發明的，則不詳了。

「洛開特」——火箭，應用在炮彈上，就叫火箭炮彈，放射此種炮彈的大炮就叫做火箭炮。應用在飛機上代替推進器時，就叫火箭飛機，駕駛時與普通飛機無異，無人駕駛時即成為「無人飛機」。應用在手榴彈上時即成為火箭手榴彈，應用在艦艇上即成為火箭艦艇，應用在車輛上即成為火箭車，以此類推，任何物體均可以此推動前進，而冠以火箭之名。

目下德國對此種新兵器應用最廣的是火箭炮與火箭無人飛機。火箭炮已在西歐戰線廣為應用，火力十分強大，但因彈丸藉自體推進，命中不能十分準確。火箭無人飛機與火箭炮彈相彷彿，不過多了一層飛機翼的裝置罷了，藉此利用空氣浮力，增加射物之射程。無人飛機飛出時即須測定方向與距離，中途無法改變，一去且不能復返。最近德國對英國本土空軍以此種無人飛機攻擊，英方所蒙損害極為慘重。

有人駕駛之火箭飛機（Roket-Propelled Plane），德國之亨克爾飛機廠即有製造，不過尚未十分應用，又戰鬥機上裝有火箭炮者，亦名之為火箭戰鬥機，如德米賽修米特廠出品之「燕」型機，在德空軍以及奧空軍已多應用。

最近消息，美國之倍爾飛機廠亦已製造火箭戰鬥機，現已分發空軍應用，名之為「I」型，不過到底是不是火箭推進飛機，抑或是裝有火箭炮之飛機，則不得其詳。

火箭既早就有人發明應用到飛機上去，那麼為何到現在又成了新兵器呢？原來火箭利用藥物爆發性的噴射，能得到極高的速度，其缺點是消耗藥物太多，而且不能持久。飛機如用之為推進力，祇能應用在小型的戰鬥機上，大型的長距離機即屬難能，因此始終未被十分重視。目前德國對此專注重於有強火力之火箭炮與短距離放射的無人飛機。記得多年前有人說太陽八大行星之一的火星上已有有人類，因此要設法與大行星之一的火星上去訪問一下，但是飛機呢，不能飛出地球表面的大氣圈，更不能通過地球與火星間的真空地帶。因此有人理想想利用火箭飛機，設計的機體與炮彈一般，多了四個翅，火箭發動噴射時，

飛機即直向火星而去，在離開地球大氣圈時，火箭的力量亦發揮到極點，即利用此保有的高速運動力，通過真空層，到達火星大氣圈時，飛機即為火星之地心吸力所引，落向火星地面上去。不過這是科學家的理想，一則沒有這麼大的一個火箭，二則也無人敢去一試。

北法沿岸地名釋

克恩：於德國北部，是面於英法海峽之海港，扼多維爾海峽，與英國之多維爾市的距離，僅三十四哩。

丹刻克：是臨於多維爾海峽的港市，人口約四萬，是德國北部煤的輸出港，此次大戰由於德軍之西部突破雷擊作戰，守備比法國境之英法軍，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運到「丹刻克慘敗」，這是我們記憶猶新者。

諾曼第半島：是突出法蘭西西北方之半島，臨於英吉利海峽，與布勒塔尼半島共同組成阿爾摩尼加褶曲帶，是由岩石組成的「地壘山地」。漁岸很多，因此漁業特盛，半島尖端瑟堡是軍港，為大西洋航行寄港地。法國優秀船員，多出自此海岸地帶。

哈佛爾：位於塞納河口之北門的海港，與巴黎，鐵路相距二二三〇哩。水運亦盛，為法國第二貿易港，戰前人口約十七萬，所謂哈佛爾一語，係法蘭西語之「港」的意思。

瑟堡：位於諾曼第半島之尖端，隔英法海峽，與英國朴茨茅斯相對，與巴黎以鐵路連絡，距離三百七十哩。是擁有兵工廠，造船所，巨大的船渠等完備之商港，戰前貿易甚盛，人口約四萬。

第厄普：臨於多維爾海峽，是人口約二萬餘之小都市，前年八月，反坦克軍曾於是地，試行上陸而失敗。（敘）

青年婚姻問題的我見

婚姻可以成全兩個人；

但也可以毀掉兩個人。

祝鴻聲

在我寫這個題目之前，有人說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太應當把你的意見表示出來了。可是這個問題不太簡單，我的知識又很淺陋，我總覺得如同一部十七史無從說起，只好大膽的寫一些，技巧當然是談不到的。

我想作一個人真是苦悶得很，在童年時代天真爛漫諸事都無所謂，但一到成年問題立刻就來，首先一個大問題就是婚姻。

以往青年婚姻多由父母包辦，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雙方根本不會見面，只是兩方家長相看對方的子女，雙方父母同意再能門當戶對，則子女婚姻就算決定，至於甚麼叫愛情，甚麼叫個性，根本不顧及，結果子女完婚以後，往往因為感情不洽而造成許多悲劇，這種舊式婚姻頗害了無數青年。

現代一般青年，爲了找對象，不惜犧牲全副精神去追求異性，爲情人忍苦耐勞，傾家蕩產，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誤解愛的真義，痴癡盲目的追求異性，偶有不幸失望時往往也會鬧出意外的事件來。

以上兩種婚姻的方式似乎是有弊病，都應當改革的，婚姻問題是青年終身大事，偶一失足會成千古遺恨，所以非特別謹慎不可。假使不是適當的對象，那麼萬不能輕易結婚。

況且青年時代諸事尚多不能自立，取妻生子責任加重，如果沒有相當技能拿甚麼來撫養家庭，讓妻子們坐食父母居心何忍？尤其在求學時代，妻兒等瑣事很能分去你專心讀書的心，所以青

年不能自立的時候最好暫時單身。

當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人人都抱獨身，那麼不久便會滅亡，所以我並不是主張獨身，而是說暫時的獨身對你的事業上有莫大的助益，明顯的說就是應該竭力避免早婚，因爲早婚會耽誤了你的前途。

如果必須結婚時，則男女雙方必須要深切瞭解「愛」的真意，甚麼是愛的真意？就是「互尊互助坦白自持，貫澈始終」，「同心同德，勞而無怨，同甘共苦，死而不悔。」那才是真正的愛的結合。

在結婚以前雙方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和深刻的了解，認識怎樣才能充分，了解怎樣才能深刻，簡單的說就是婚前雙方要有一個階段作「純潔誠信的友誼」雙方用真誠將自己的真面目盡量表現出來，這樣雙方自然會充分的認識和深刻的了解，那麼結婚後必能感情融洽生活美滿。

日本的青年男女結婚的標準定得很高，因爲日本注重體育，國民體格的標準定得很高，使國民不敢不注意體育，所以其國民莫不積極鍛鍊體格，他們習慣上是有這樣的規定就是：

一、男子不經體育檢定合格，不得體育獎章，不會柔道劍術，絕對不許結婚，如果有女子嫁與這種男子那是最羞恥的事情。

二、女子不經體育檢定合格不許出嫁，如果有男子娶這種女子爲妻也是最可恥的事情。
可見日本的國民體格所以雄氣勃勃，其國家所以如此強悍，注重體育實爲最大之原因。

中國青年婚姻雖不必絕對仿效日本，但最低限度男女婚前要嚴格的檢查身體，因爲人體隱疾婚前往不覺，及至婚後因性的結合而發現了劇症，不但夫妻本人受害而且遺傳後代，這與國民的素質關係很大，中國所以被稱爲「東亞病夫」即原于此，所以青年在結婚以前必須要嚴格檢查身體，稍有隱疾應速治療，嚴重一些說，男婚女嫁都要以健康者爲對象，這樣不但夫妻本身快樂且使後代健康，整個民族受益實多。

日本青年結婚的年齡差不多男子最早在二十八歲女子最早在二十歲，這個辦法似乎很正當，因爲男子二十八歲都已讀書有成而能自立，女子二十歲也都能担起家庭任務，男正外女正內，社會秩序當然會有長足的進步。正合乎「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箴言。中國青年結婚年齡雖不必墨守這個規則，但男子應當盡量的在能自立以後娶妻，女子應當盡量的在能担起主婦的責任以後出嫁，這樣男女婚後都能担起各自的責任，不致發生難解決的事，則夫妻可以無憂，社會無形中也就改良了。

考諸世界史，知古代斯巴達人行軍國民教育，青年身體不好不但不許結婚，而且還要把他拋到山谷裏去摔死，所以他們的青年都爭先恐後的鍛鍊體格，有這種民族國家怎能不強，反觀我國的一部分青年，手無縛雞之力的癆病腔子也要娶妻，結婚幾年就一命嗚呼，生時無益于國，死後禍及別人，而且遺傳後代永爲病夫，影響國民健康太大。

因此青年身體太弱絕對不應當結婚，就是身體強健者對結婚也要三思而後行。

中國過去大家庭制度一部分現已改成小家庭，小家庭的主腦人是一夫一妻，若欲小家庭美滿必須丈夫努力服務，妻子勞苦的治家、分工合作才會美滿。

中國青年結婚的對象似乎也應當做做日本，因爲如果男子娶一位只知吃喝玩樂享受幸福的妻

年月

她不能勞苦治家，那簡直是男子一生的不幸，如果女子嫁一位不能精強作事的丈夫，他只知道手好閑坐食山空，那也是女子一生的不幸，這樣的夫妻終久要受到困苦，甚至將來家敗人亡也未可知。

所謂金錢萬能也萬惡，它在現社會中有莫大的勢力，倘若你沒有技能掙不來錢，不但你的父母兄弟親友看不起你，就連你的妻子也要給你白眼，到處受人輕視，幾乎沒有立錐之地，那種滋味難以言形容，結婚時雖然高興，但當你窮困而受到白眼時，你將會有「早知今日，決不當初」之感，然而後悔藥沒處買，還是結婚之初謹慎些罷。

北具

「這年月真不得了」四五歲的小孩們都會說這種大人話了！有一天，我騎着車走在郊外

馬路上，到鄉間去。不久，從身後走過一輛自行車，一個成年人帶着一個五歲的孩子，小孩子竟大談起經濟學來！我聽了覺得奇怪，所以，緊跟着他們走了一程，聽了一個够。那位成年人對我笑了笑說：「這年月真不得了，小孩子也變了！」

真的，小孩子也變了！十幾年之前，四五歲的孩子好像傻子一般，知道什麼叫「糧食貴」？不但是孩子，大約說不清米面多少錢一斤的大人也比比皆是吧？那個年月，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踏進京郊時，就聽到孩子們說：「先生，他罵我了，他說我吃窩頭！他們家才吃窩頭呢！」覺得刺耳！「什麼？吃窩頭也算罵人？」「十分誇！窩頭是喂狗的！」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狗才吃窩頭的美麗奔放，蝶快活的繡花舞着，小鳥也十分有趣的歌着，在這樣的情況下，詩人一定要以此而詩，畫家以此為畫，同時的，還要稱贊着這大自然的偉大有趣。然而呀！這些稍實質在在的是一種極膚淺的皮面感覺，若是稍微的思慮一下，當時便可以覺察出世界上決不是這樣的平靜簡單，小鳥能如此的歌唱着，這是它止於今天捕食了數千數萬小蟲所得到的結果，並且現在它雖歌唱着，一邊兒都仍在窺探着，準備着去啄食小蟲的生命。蝴蝶雖然如此的舞着，然而它在它幼蟲的時期，却不知損害了多少的莖葉，才可以完成它現在的生命。

生存競爭

兵淺次郎
周星譯



昔時，印度的釋迦在深山修行時，曾有惡魔去試探他的一種傳說，首先，惡魔變成了一個鴿子，這樣的向釋迦乞求着：

「釋迦佛呀！請救救我吧，後面的老鷹立刻就要來捕食我了！」釋迦聽了，沒有猶豫的便把鴿子放到懷裏藏了起來，正在這個當兒，惡魔又變成一個鷹飛了來。

「釋迦佛呀！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東西，實在飢餓的不能忍受了，剛才追來的那隻鴿子，若是吃不到的話，當時便要餓死的，請你可憐可憐我，把那隻鴿子拿出來吧！」釋迦曾在這種情況之下，心裡在盤算着，應該怎麼辦才好呢？思索了一會以後，便把自己腿上的肉削下一些來，給了鷹，結果，鴿子和鷹都兩全的被救了。是會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情。

人，沒有這種居心和行爲是不行的，這就是這橫的一個比喻，若拿它作個教訓是最好妙不過的，可是，實際說來，試問用這種方法把鴿子及鷹確實能全救了嗎？哈哈實實在在的是不行。

若是世中僅僅一隻鴿子和一隻鷹，並且僅僅一次去求助他，用這種法子是沒有什麼妨礙的，然而，若是所有的鴿子及所有的鷹，兩方全不論何時總去向他求助，這不用說是決對的不成功。幸虧惡魔僅僅一次變成了鴿子及鷹去試探他，所以他應付的似乎還可以說妥善，但是惡魔倘若很耐煩的，一次又一次，反復的變了鴿子隱隱去再變鷹，如果從腿上下下肉，一次假若是半斤，十次便需要五斤，那麼，釋迦到了這時恐怕便要死了。

在和暖的春日裏，若去野外散步，你便可以以看到，草木是那樣的翠綠茂盛，花兒是那樣的

動物植物，因了完全能如此的相殺相食，所以才保持住了自然界的平衡。

頭呢！我第一次明白了鄉下老被都市人輕視的原因，原來鄉下老的吃食和北京狗是一樣的！後來又不斷的聽到街坊們說：「買點玉米面去，給狗蒸幾個窩頭！」我聽了以後不禁吐舌頭，縮脖子！覺得都市人的講兒真不小，鄉下老一向就是窩頭腦袋，談起吃窩頭來，真不知吃過多少輩子了呢！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天天得吃它！

真想不到年月會變了，而且變得都市人都會「悉不知恥」的對別人說：「這年月有什麼辦法？左不是天天吃窩頭！居然吃窩頭也背「自白」了！真不易！還得說是年月的關係吧！年月會把人的的一切都給改變了，連講兒和廉恥什麼的都給變沒了，年月之威力，豈不大哉！

有人說：將來平安無事時，大人和小孩都得會「勤儉治家」了！這是時代給教育成功的，大家不得不得向偉大的經濟力低頭了！同時，人們也都相信了「經濟是能左右人生一切」的話。

有人否認「時代」會如何了人，更否認「時代」會左右着人類生活方式的一切。但，他也是也向「年月」低頭了！究竟「年月」是什麼？那還

不是「時代」的乳名嗎？許多人在「年月」的威脅下，變節了，死亡了，銷聲匿跡了！却也有的人反到興奮了起來，找到了新生的路子，奔向理想的前程，飛着騰越起來，他們只是對「年月」的態度和認識不同而已！出發點背馳，成效也指示着迥乎不同的方向！

我們不反對這「年月」給消掃了人性的懶惰和依賴，它給我們許多自我的動力，它促進了人類的互相殘殺，而且新月異，它給我們一種力，一些勇氣，自我的決心，並且啓示了人類前進的正確方向！在人類社會上，難得連兒童都認識了這個「年月」，在兒童時代就有了生的認識，試探和估價，生活的力，勇氣，自我的決心，這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換來的效果，「年月」的教訓人，比任何外力的教訓都有力量！

真的，「年月」變了，而且，大大的變了！這「年月」成了推動人類文化進步的主宰！變吧！變得愈多愈好！我們要從不斷的變幻中，爭取我們應走的正路！

矛盾的心

我到底應該怎樣呢！

進文

拿起筆，寫什麼呢？要寫的東西多得很多：寫自己的快樂，寫自己的憂悵，寫自己的志願，寫自己的身世……寫別人的，寫男人的，寫女人的，大人的，孩子的一切，一切……寫社會，寫人群，寫那一切我所要寫的東西。總之，是有着寫不完的東西。

拿起筆，躊躇着，眼前展開一片茫茫的，望不到邊際的模糊不清的風景，人物，內心裡充滿了連自己都不解的感情，連自己也說不清的事物

寫吧！

人們全說我是個好人——好人，壞人，連我自己也弄不清！說我有優良的性格，態度大方，有禮貌，有學問，肯出力，有毅力，不屈不撓，總是一本鴻志努力自強的事業。所以，他們鼓勵我，讚許我，也有在祝賀我。我聽了，看見朋友們對我那樣的情形，不禁激奮的感情油然而生，有時我夢感激得流出淚來，我竟不願一通通興奮起來，腦子裡泛著廣大的理想，像是夢地開大步，向着遠處——遠處的遠處，人們理想的境地！要去給自己，也可說是為別人開闢荒田蕪野。但是，這一切全是空的啊，人們的讚許，人們的鼓勵，人們的期望，也許是在那裡由嫉妒而產生的，也許是過分的諛揚，說不定是在嘲笑我：因為我深切了解自己是個庸才，是個無識無知，希圖苟安的傢伙，雖然我有着深遠的鴻志，而那鴻志只不過是暫時的，由於虛榮心而產生出來的啊！我做起來總是有時候一曝十寒，那裡說得配稱有毅力呢？我才是社會上的一個寄生蟲呢？那末，我終究不是一個有能為的人吧？

老人家告訴我，青年人應該穩重老成，應該腳踏實地去努力學問，創造事業，去到世界各處受苦，調查，體會，在各種社會上做着有益的活動，交益友，談學問，計劃事業。若是固守一隅，虛擲「烏托邦」，那是極有害而會斷送一生的。所以，我深信了這話，便一心一意地本着這方針努力了。但是，至今，很長的時間被我消耗過去了，我會學着前輩人的穩重，苦修於靜寂的孤室，研究學問，充實自己；我會跑到各種社會職業部內去活動，尋求真實的學問，交情投意的朋友，和他們計劃怎麼，怎麼計劃我的事業；我曾在炎暑之下，暴風襲風之中，去為自己的事業，為一般人的幸福，奔波着，到過那些別人不欲或是不敢去的地方，但是，我的成效在什麼地方呢？是什麼阻礙了我的成功呢？而那些朋友們

也和我一樣地要走向頹唐，沮喪的道路，他們那悲哀，失意了，我比他們更失意，那末，我應該怎麼辦呢？

老人家告訴我，青年人是大海裡未定舵的船，一切全是飄浮不定的，應該受有經驗者的栽培，是的，我的一切行動全會請教過知名者，並且也照着他們的意思作了。但是，至今我仍像在大海裡未定舵的船，飄浮着，感到四周是越發蒼茫了。那麼，老人家的話，名人的教言可靠嗎？我真有些懷疑。

一位長輩親戚告訴我，青年人是應該談談戀愛的。說一談戀愛便愛心不甯，便要荒廢學業影響前途。我深信了，我不敢多瞧女人一眼，怕她們和我講戀愛，我絕對不看愛情小說，所以一般同年叫我「假道學」。但是，現在我直有些動搖了，因為我時時感到內心裡有要求異性的衝動。我高興和人談女人，歡喜和女人在一起玩，歡喜看女人的一舉一動，她們似乎是有着某種莫測的神秘。那末爲着順應我的欲望，爲滿足我的好奇心，我不是應該講戀愛的嗎？有人說，「戀愛是神聖的，」這句話也許是對的。

「樂觀派」，「悲觀派」是兩大極端，有人說青年人應該樂觀，有的人說青年人應該太「樂觀」，我始而「樂觀」近而「悲觀」了，我一向是充滿着無限的美夢，憧憬着將來的理想世界，我認爲世界上的一切全是光明的，正大的，有希望的，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人類全是和平的，坦白的，真實的，所以，我總是一種快樂的心去工作，去對事，對人，我抱着偉大而畢竟是近乎女理想的理想去計劃我的事業，但是，日子久了，我的理想漸漸被分割，我踏行的路子上逐漸生起種種荆棘，爬着無數的猛獸毒蛇，因此，我不得不胆怯，不得不頹唐，不得不厭世悲觀了，因爲我的努力是敵不過那些的。至今我已自認成了一個有名的「悲觀派」派者，這也許是自然的歸趨吧！

今天，一個孤寂的日子，我孤另另地一個人，悶坐斗室，拿着筆，內心裡充滿了寫不完說不盡的矛盾，我的兩腳，一隻踏在門口裡，另一隻

記蕭強君及其他

張止戈

時光是多麼匆忽，一閃的就好似滑過去了，去年的離別很快的就又把我們帶到今年裡，那時我正在一個小縣城做一點事，每逢到禮拜日必然要跑回北京來的。於是我同朋友去看一位陌生朋友，那時他生着病，每日躺在木架的吊板上，小小的屋子，死沉沉的罩上了一層愁意，多麼沉重的時日呢！——人們都這樣的嘆息着；但是時光却會一閃的就過去了，終於一天我們的朋友他出了院，並且馬上乘車回到鄉下去了，於是我們很多的人去訪問他，——一個下午，天晴朗着，我們就都跑進了那個小醫院。

但是來的人都是誰呢？我還記得出的幾位，都是一些熱烈的青年人，沉默的，喧笑的，木然的，嚴冷的，我們就聚集在一座華美的客廳中，談笑着，等待着我們的那位朋友出來。

「他來了」有人喊着。一個粗粗輪廓而帶有角楞的漢子被一群白衣人架了出來，膝下還撐着一根白木的棍子，頭髮樹着，直向着天空；他含着微笑，向大家點頭；雖然他似乎很愉快的望着每個人的臉；但仍掩藏不了那種憂鬱的性格——也許我觀察錯誤了，朋友他已不及我這般自由的。我還記得當我的朋友端木文心告訴我：他患着很嚴重的骨膜炎時，我好像突然的打了一個冷戰，——我馬上就想到了：那是多麼煩瑣的病呢，於是我便馬上低下頭去，在祈禱着，——祈禱着上帝賜予我的朋友以「平安」與「健康」。

踏在外邊，我走出房門，又不想走出，但是，我到底應該怎麼呢？願意神明者給我一個適當的指正。

但終於從病魔中掙扎起來，而能趕車回鄉去了，這是多麼令人慰快的事呢！所以我們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一同去歡迎他，並且還可以藉以暢談病榻中的生活。——那該是多麼值得欣幸呢！但是我們沒有，我們完全談到文學問題去了——我們從文壇上的諸公談起，一直又談到本人與上官華的「厨子與食客的論爭」，更從木刻論談到色情文學，以至文壇的代辦——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座談；但又有什麼意義呢！一直到端木兄的愛人身上，便哄堂大笑了。

而我們的朋友，他就坐在一隻不能動轉的椅子上笑着，那多日不見太陽的面頰有些青腫似的；但是大家都說他有些胖了，他也默默的點點頭，——這是多麼令人說不出的慰快呢！張金壽，是一個拔了頂的中年人，說話總帶着一股冷靜的風刺——他的牢騷甚多，他不滿意着包辦式的文壇，他更不滿意着架空的座談會，——我還記得他他自己是太死板了，「不會活動」以致惹得官廳人的不滿，所以就在人間上寫了一篇談活動——曹原那個青年就很活潑，並且時常會惹人笑的，他時而問着「一篇談活動」的稿子可得多少錢稿費呢！大家都靜下了，好像入了防空的靜止狀態，都把臉望着曹原的舉動，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嘆息了一聲，便望着端木兄發起笑來。「最近那她怎樣了？」有人說着，便點點頭。

這一次的小聚會是很有趣的，如今想起還覺餘味無窮。

那時我記得還有胡秉兄，全家福的張宜，吾友的張旭生，我們都一一的見了面，但沒有說什麼，只是在心裡會意着，有一種真樂而不可述出的情緒。

但終於我們離別了，我就在那次別後便到南方去了，一直到最近才能回來；但東西西走的生活已使我老了不少，也使我更沈默了許多，但是，一顆火熱的心則一仍如舊的浮騰着，永不會磨損了自己的性格。

前天偶聞及吾友，便看到了那時一直不見的世友蘭強君又在談苦了，他寫的題目是「我有苦途向天涯」——其中還有追憶着野君的苦，我覺得他仍還不能逃出那種枯寂而單調的苦海，也許在精神上飽受了人間以外的悲苦——悲苦着自已已被病魔纏去的自由，但和他相反的可以自由的

「閱一讀一雜一記」

「秋初」讀後

讀完了關永吉的「秋初」短篇創作集，有點意思雜記在下面。

首先，我覺得「秋初」裡的一「秋初」一篇同別的雜篇比較起來，文字，和思想都是兩種型的。用秋初作為關氏這本短篇集的書名是不太好的，因為秋初不足以代表他這集子的特色。

也許，作者用秋初作他集子的書名，是因為「秋初」一篇，倒是最足以表現作者個人過去八年的遭遇和由之而生的思想及情緒。但是對於彷彿又敏感的新智識份子之行為及意識的觀察與刻畫；徹底，不同於描寫社會大眾層「小民」們（破產受苦的農民，潦落的小市民……）的作品。（如「秋初」裡的其餘幾篇，）其中如「混人」

人又怎樣呢，也不過是更加潦倒風雷吧！

我也記得我讀過一本葛萊齊拉的書，那裡邊使述說他同一個盲眼的姑娘的結識，他曾說：「沒有眼睛的人是幸福了！」但我們的朋友蘭強君不能自由的動輒不是也還安然着麼？

朋友，我以為這不必因此而悲哀，死去的人也許還是幸福的呢！活着的人又該怎樣呢？然而無論如何說，我的朋友是在默忍着精神與肉體之最大苦痛呢！

但偶爾憶及一同由遼遠的邊疆來到此地的四位朋友如今已死，奔散的奔散，善報君就火葬在異國裡，解語君就仍奔走在異國的都城攻讀，昭生君就丟掉在一個古戰場的小河邊，為着生活而奔忙，如今想起，真是不盡感嘆系之，不禁便會偷偷的落下兩滴淚來，我在這裡默禱着他們的精神安息罷！

胡秉

的主角雖也是智識份子，却是帶着滿身撲滅的農民氣的。）

因此，我想拋開「秋初」一篇，來讀讀別的几个創作。

對於「秋初」裡其餘六篇創作，我讀後有個一般的總的印象是：作者以短練的結構，組織的織進去一些好像不足輕重的小民的若干瑣屑的小事。但是這些好像無關社會大體的微細的故事，却給我們很大的悲哀。並且在這可哀的故事里引出的大悲哀之底裡，我們充滿了對於不能全的現社會的憎恨。（雖然作品裡，找不出正面的指示，但這憎恨已是一種力量了。）

作者的文章很簡潔，很輕淡。但越是簡潔，

經濟的描寫，只要有活的内容，却越給人心以持久的，沈重的壓迫的。因此我們讀關君這幾篇創作，就感到一種索然而有力的苦味。——作品裡的許多小人物們的哀愁，在讀者心上起了共鳴，招來同感。這共鳴與同感的發生完全因為作品的故事及人物是有着真實性。這要算是作者創作成功的地方。

「一日」裡的王老師（米經理只能算是個襯托的角色）和「生死」裡的孫遇春是因戰亂破壞了農村太平，而逃難出來的破落世家（王老師是翰林院的孩子到大城教私塾鄉紳謀生）或沒落的地主（孫遇春逃到衛裡狠下心賣了無利的田地，想作投資買賣，却也失敗了，）他們的結果，只有走頭無路。「羊家」裡的王三公子和他兩個兒子，又是即使想過窮苦的牧羊日子或是賣了羊租幾畝地自耕求活，也碰到了意外的剝奪。再有，在失去治安的匪徒世界的農村裡，女人們更是只好像「羊家」裡的王三的女兒，或是「夜風」裡的毛七幼和胡子般的幹那種畸形的謀生而任罪惡的人們蹂躪。至於來自農村的小市民像「混人」裡的老表，或出身農村的智識份子，像「我事」裡的混人，也同樣遭到了都市裡無出路，碰壁。這些人物都是普遍的現實的典範。這些人物只有無力的吞嚥着無限的痛苦。痛苦或為他們唯一的權利了。——而這些痛苦，對我們說明了：今日社會是有太多未嚴重的問題呀。因此，我認為用文藝的表現使人們對這些痛苦發生共鳴或感應，將不是毫無意義的事。

雖然作者沒有在作品裡給讀者以明朗的指示：但是這種由喉嚨而對痛苦的深刻認識，總也給人們以有力的警悟了。並且，「羊家」裡的王義，正是作者暗示給我們一個將會另找路子的典型吧。

總之，關氏的這幾篇作品，在當前該當反省的時代，決不是毫無積極意義的。——即使這積極的意義也不大。

再看一看關氏的寫作技巧，我也認為相當滿意。各篇結構組織的很自然，作者嘗試着用各種筆法，也是極可喜的。還有一點：文字間常常有一種淡淡的幽默的風格，這更能增強了可哀的人物或故事對於讀者情緒激動的重量。說到這種淡淡的幽默風格，我以為關氏確乎有一些天才。能將謹慎的音為運用，一定能有相

當成就的。可是，倘故意的誇大了這種幽默的筆調，弄不好時，反會變成油腔滑調，減低了藝術的價值，失去了作品影響人的力量。最近在「中國文學」第三號上發表的「小丑」就有些這樣的毛病。「小丑」裡的幽默筆調，決不

末了，我認爲「秋初」裡有幾篇東西，有着唯一的缺點，這缺點是作者在簡短的故事裡，過多的織進了錯綜的作爲爲托的情節。這樣，往往要分散了讀者情緒的集中。譬如「一日」裡插進關於兒子志二的敘述；「生死」裡有大兒子和二姑娘出走的雜筆……等等，不過這只是兒種細小的不安，作者但一注意，很容易避免的。

我鄉近景

白開水

六續



高(碑)店(風)光(一)

「一 鄉 景」 五六年來，我混活不安，那時，短工難要，賺出一點錢來，才能吃得上三頓粗飯，而且許多想錢做活以求三餐的，我也找不到活做，在這種困苦的生活下，一般生活線上的人們又怎樣來餬口呢！

他們不能生活，可是他們却不肯輕易的就餓死，他們要掙扎，他們要顧一切的想出生活的途徑。混活不安的局勢就從此造成了。白天，全村靜謐極了，什麼事也沒有；一到夜晚，生活線上的人們就活躍起來。他們都聚在村口，開始了憤怒的掙扎，搗鼓搗香。眼量小的，就遠避到他鄉，拋

棄了自己的一切財產，不過，一般農夫却寧肯死了，也不能離開他的鄉土，他們每夜只是和衣倒着，一有犬吠，立刻驚醒，再有着着，便都上房，他們勞動的忍耐着，他們並不怕勞困，只要能使他的財產受不到損失，再勞苦困倦一些，他們也願意。

事實上，他們似乎都對不了這大的危難，一天天都有被綁走的人，不知道那天，大禍就會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他們都提心吊胆，不知所措。他們每晚很少睡眠，而白天也不能安心去睡，都三三兩兩的蹲在村口，想着對策。一那張疲乏過勞的臉上，滿佈着一層層沉重的死灰

「都是他媽的本村的！」一個老農夫說着，看了四周一眼，看見沒有外人，這才放了心。「可不是，怕認出來，蒙布勾險，也不說話。」對面的青年同意了。「估計着家底來，反正都得傾家敗產。」老農夫憤憤着，用力吸了一口旱煙。

「老叔，你們還算便宜哪！」那青年吳某的看老農夫。「就拉走兩個驢子，沒綁走人。」老農夫不得不如此的寬慰着自己。「聽說王家的票，要兩萬！」青年人拿開老農夫的悲憤。「他媽的三十畝地，那兒就鬼出來啦！」老農夫痛惜的用力磕了一下額頭的灰。

「要有槍，我早就想跟他們拚了，怎麼樣也得死吧！」青年人瞪起兩隻眼睛，冒出枯乾的火星。「都嘆息起來，一天天只有在這息中打發着日子，日子不知道的是快還是慢。許多人到了這食，許多人典與房子賣地，許多人破了產。近一二年來，這種混活不安的

現象消失了，地畝賣起來，糧食貴起來，只要賣出一畝地，就能贖回三年前典出的十餘畝地。贖地耕種起來，一二年就衣食無憂的了。麥秋，短工除了一天三頓飯以外，還得掙十幾塊錢，如果飯食不好，當他們收割的時候，一定要丟下不少的麥子。所以主人不敢慢待短工，每天都吃白麵，喝酒，還有肉。

婦人孩子都散佈到田野，拾麥子去。麥子拔了以後，丟下的麥子是很多的，所以拾麥子的收穫也是很多的。一人一天拾的麥子，至少能勝出幾斤麵來。過了麥秋不久，就到大秋，忙過了這兩個收穫期間，他們會省下不少的錢。再利用閒暇，編筐，織布，到集上去賣，老豆腐，涼粉，瓜果梨桃，挑到車站去賣，所以一般生活線上的人們也能從容過活了，只要能夠生活，無論怎樣吃苦受累，他們也能忍受，也能安分守己的活下去，而不願去胡作非爲，所以這票也就不再發生，鄉村安寧下去了。

經 商 一個早晨，我在太平倉電車站的

對面發見了一個炸油餅的，是用雪白的麥粉，芝麻香撲鼻的香油，這油餅，這油餅的油餅，在現在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了。

「多少錢一個，」吃過了點心，而仍然不能放過這樣的好食物。「五毛！」從這兩字的口音，我猜他是新城的。

「新城的？」我用了一種猜透了似的口吻問了一聲！「你也是新城的？」炸油餅驚訝我好眼力。

「老鄉哪！」我對這位炸油餅的，不由發生了興趣。「吃這新的吧！」立刻就有了一人不親鄉土親的熱誠。

「那村的？」我也發生了鄉土熱，就盤問起來。「他親切的回答着。」

「更近了，」我已經吃了三個大油餅。「你那兒的呢？」他又遞給我一個。

「一個地方的。你的油餅真香阿！」我誇獎着他的油餅。「這油是咱鄉下小磨香油，面是咱家鄉白麵，不騙假。」他得意的解釋着。我做買賣的，都是這樣實誠，倒不足為奇。

「火車上能帶嗎？」那時正是限制攜帶物品很嚴的時候，北京正盛行着共合麵。

「有人。」他只說了兩個字，便把話題岔到別處去，似乎這種事情不說誰也會明白的，原來他們是

一個人拿夥，一個帶油，一個帶麵。四個人輪換着，這位炸油餅一天也不閒着，不過，他也不敢搶。

後來，他告訴我，某家發財了，來往買賣估衣，一年就剩幾十萬。這中被他扣，一點也不痛心，再返回北京，再往回運，只要運回一趟，就都賺出來了，人家是木大利宜。好像很感嘆自己的本小利薄的了。

一般生活線上的鄉下人，本錢更小了。不過，他們只是找出飯錢，賤下幾塊零錢使用就知足了，尤其是婦人，老太太更是本小，隨着大家來，好歹總得賺出自己的嚼穀來。米麵雞蛋，是他們運往北京的商品，入站不成，硬着頭皮往裏闖，挨打就忍着，罵倒了再爬起來，必得進站上車，沿途處處受氣挨打，他們無言的忍受着，到了北京，被拉到一旁，檢查斤量，但終於對這一批難民似的可憐虫，只好任他出去，他們倚着日己的貨品，這就是他們的命，寧死也不能讓它失落。他們睡在大道旁，在深夜，不

怕冷風吹塵。

他們的貨品都是實貨的，沒有一點假，而且還都便宜，所以第二天就都出了手。他們毫不停滯的來往着，一天做這種買賣增加起來，幾乎每列車，都服了他們，而旅客却受累了，坐不上車去。

自從，車費增加，限制嚴緊，又且都市和鄉村的物價不太懸殊了，所以，一般生活線上的鄉下人斷了這條求生之路，而另謀生活了。

一 抓 夫

在集上曾經揭說過他們的衣服，起初，鄉下老都

不知爲了什麼，就由於揣想，而造出謠言來，甚至於鄉下人不敢穿藍布，不過，不久被揭了藍布，又發給了新的，被脫去的衣服，也給量布買棉花。原來這是工作人員打劫鄉農之用，而來摘藍布，來脫衣服。

於是，鄉下人都出乎意外的歡悅起來。並且有許多入沒有事也要戴了藍帽去到東上去，想要碰運氣換頂新藍帽戴一戴，脫去自己的粗布舊衣，那更便宜了。脫去舊的準有一身新的。

抓夫也是這樣，起初沒有人願意去，什麼開到前線去堵砲眼，什麼去了就不用打軍回來……謠言紛起，人心惶惶。

抓去的人的家屬，整天浸在絕望的氛圍裏，號哭啼叫，甚至於有的都挂了孝。不過，他們仍然在期待着抓去的人再回來。

終於，被抓去的人回來了，都平安無恙的回到家鄉。

「我們不吃苦，就跟隨軍隊走，他們剩下的白米飯，往易縣的支清，還有罐頭，魚，肉，做活一點也不累。」這些被抓者報告他們的收穫，鄉老都很羨慕他們的優裕生活。

「不打仗！」一個農夫懷疑着。「打仗？一道上，沒有一個人，」

「一個被抓者回答，」

「沒人？」農夫仍然不信。「可不是！東西可多了，就是拿不回來！」他憤慨着。

「打他一口袋糧食也好哇！」農夫很以爲有東西不拿，未免太像子都磨透了，怎麼扛一口袋糧食？

「幾百里路，怎麼回來，鞋底子磨破了，一雙破鞋配着一雙泥污的脚，好像一隻馬蹄子。那是曾經踏過危險的榮耀收穫。」

於是，一般生活線上的鄉下人，都觀戰着這樣的好差使，因為除了本鄉給很多錢以外，還能掙回很多錢來。於是，每送向村裏要人時，就都盼着傳到自己。如果沒有被傳去，簡直是痛心的了不得。

不過他們，不必去賄賂用情，因爲他們也沒有那種餘剩錢；同時，傳人的也沒有假心，輪着傳幾個貧困的人。所以，爲了抓夫，並沒有發生過爭端。於是，他們不再怕被抓去，而且希望被抓去。

「車」 我鄉的交通却是很便利，京漢路的火車是在這站灌水，往易縣的支線，也是在這一帶。還有公路，連路着附近各鎮，四通八達。

交通工具，除了火車，汽車以外，近年來，也有了洋車，自行車，不過鄉下人除了步行以外，還是坐大車的多。普通的家庭，都有大車，出門串親戚，收成裝糧食，以及拉煤，運土，都很方便。

自行車，鄉農都沒有，只是一些做官差的以及鐵路服務的人才。鄉村因為沒有自行車，所以壞了修理，是很麻煩的事情。洋車也是一樣，有了小毛病，自己就練着修理，像補胎，上油，緊螺絲，等等，有了大毛病，就得到市上去，買回了零件換上。

車夫並不以拉車為生，只是在農暇到車站弄一點錢而已。車子都是自己的，而沒賣車的地方。每逢我回家，出了站，就看見有七八輛洋車停在車站的東面，許多賣吃的，什麼吊爐燒餅，豆腐臘兒，各樣的粽子也都集在這裏。吆喝着招攬主顧。

「坐洋車走吧！」幾個車夫都看着我。
「高碑店！」我想坐坐鄉下的洋車。
「十塊錢。」他們道出了價錢。

吓了我一跳，我無法還他價錢。僅僅兩三里的路程，就要十塊錢，原來鄉下也會敲竹槓。

以後，我才感覺到他們並不是敲竹槓，他們一天到晚也不一定能拉上一個坐客，而且他們車子的修理費是又麻煩又錢多，那麼他們要錢多並不是無因的。

有一次我不得不坐車了，因為那是一個下雨的日子，道路泥濘，風雨交加，錢多也得認倒霉。

「你怎麼說這話？」我以爲車夫是惡作劇，總點遠以表示我的車錢並不多。

「洋車就得繞遠，都得繞過惠民墳；不同走着，能抄近走小道。」洋車夫諷刺的解釋着。兩隻腳踏着泥水，滿身被雨淋淋着。我對他不由得心憐憫起來。

到了家，我還要多給他錢，他並不肯要；經過我的相強，他才感激的收下。這時，我不由想起那市的車夫，下車時不多給點錢，總像是差點勁似的，也就和吃館子的「小費隨章」這隨意只是多少隨意，而不是愛給不給的意思，給小費簡直是分所當然的。在鄉村，仍然沒有染上這樣惡習。

七 丐

在鄉村，要做的花子非常少。一方面因為吸毒的很少，一方面由於鄉下容易生活。不過，也有乞丐，多是年老無依的人。

他們要做很容易，那一家都給一點吃的。有的熟一點的人家，就毫不客氣的叫着本家主人，要餛飩餅。

「田老三，修好吧！給塊餛飩吃吧！」

於是，新培得的大棒子而餛飩，小孩子拿出來給他。

鄉下人素來是如此好心的。從前，在鄉村要光棍是常有的事。沒有喝酒發醉，澀口大罵，好事的就起哄，圍着要光棍的。

他更東倒西歪，前後後後晃着舌頭，不咬清子眼。

「裝醉，」一個尖銳的聲音。
「灌尿湯子，看他醉不醉！」

又一個好事的。
「過一會，他淘來了大糞，倒在屎盆裏遞給他。他就毫不猶豫的把屎湯喝下，這樣便要出光棍來。他的衣食就無憂了。」

曾經有着一個人要光棍，大家要打。

「打那兒？」毫不爲意的聲調。

「左腿吧，」一個人提議着。

於是光棍的伸出左腿，大家用棍子打，他不呻吟，連眉毛也不皺一皺，暈過去了。大家再請來接骨匠。因為打得太碎了，只好用豬骨補接。

「這點不合式」要光棍的復原了，感到有一點不合縫。

「不是原來的骨頭，那能都合式呢！」接骨匠不承認自己的錯。

「再打碎，從新接。」要光棍的簡直要瘋狂了吧！終於還是按照他的指揮照辦了。

鄉下人最怕的就是這些無賴以及乞丐們，得罪了他們，他們一定會報復，他們唯一的報復就是放火，因為鄉下的柴草很多，着起火來，沒有消防隊，沒有消防設備，是不容易消滅的。

到了年節要秋大秋，他們還能要得到好的食物。像什麼粘糕，粽子，白麵的東西，普通的家庭，都捨得給的。所以乞丐到了年節秋收，要的東西，幾天都吃不清。

不過，鄉下人寧願吃點蔬菜，也不願去討飯，他們認爲討飯是一種不名譽的事，以後也就無臉見人。

了，所以乞丐容易討飯。而乞丐却很途歸



魏雲木刻

報稿簡約

本報各欄公開歡迎投稿。來稿以語體文爲準。要與稿請於稿右上海註明，並附郵資。稿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並償還作者稿紙。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獨軍防衛戰の核心



△……米英の對歐侵入はかねてドイツの豫期したところでドイツはこれに對し地勢的諸條件を考慮し豫め防衛方策をたてておいた、この作戰では侵入軍は海を越えて來襲するのだから局地的には奇襲を行ひ得る可能性がある、即ち陸上戰の場合と異なら、海上がらの攻撃に於ては敵の侵襲隊が豫定の上陸地點に向つて舵をとつて、敵の攻撃地點が察知されるので、防衛軍は極く短時間に兵力を急派して、敵

の攻撃目標の核心を擊攘し得る適宜な方策をこらねばならぬ。
△……極めて大規模な堡壘と雖も敵の攻撃を遅延させる效力以上は發揮し得ない所謂「大

西洋防壁」も敵の攻撃作戰を妨げ遅延させるところにその使命がある。
△……沿岸警備隊が、優勢な兵力で絶えず來襲する敵の上陸船團を海岸に全然近寄らしめぬことは稀で、侵入軍により橋頭堡が形成される事は多くの場合避け得られない、問題は橋頭堡の擴大を出来るだけ長く阻止し得るか否かであるか、る理由に基いて大西洋防壁は深く梯形に作られた一つの防壁地帯から出來上つてゐて、その内には大小各種の堡壘があり、上陸部隊が獲得した橋頭堡からの敵の攻撃を困難ならしめ、防衛軍の局部的預備軍が阻礙線を構成する地の余裕を與へるのである

註釋：……ところで……です。

舵を取る＝把舵、撥舵、掌舵、

德軍防衛戰之核心

崔琳譯註

美英之對歐侵入、是德國老早所預期的事、德國對此、從地勢的諸條件考慮、預先樹立了防衛萬全之策。在這個作戰上、因爲侵入軍是越海來襲的、所以在局地上、能實行奇襲之可能性。即、與陸上戰的情形不同、在從海上之攻擊上、敵之侵襲隊、是面對預定之上陸地點撥舵、因爲能察知敵的攻擊地點、所以防衛軍必須採取於極短時間內、急派兵力而能摧毀敵之攻勢目標之核心的適宜之方策。

△……儘管是大規模的堡壘、也不能發揮使敵之攻擊延遲以外的效力。所謂「大西洋防壁」、也是在妨礙或延遲敵之攻擊作戰上、有其使命的。

△……沿岸警備隊、使以優勢兵力、不斷來襲之敵の上陸船團、根本不靠近海岸的事情、是稀有的、由侵入軍形成橋頭堡的事、很多の場合、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只是在是否盡量盡的長期阻止橋頭堡之擴大、基於如是理由、大西洋防壁是由作成了的深的梯形一個防壁地帯、所做成的；其中、有大小各種的堡壘、使上陸部隊由獲得之橋頭堡的敵之攻擊困難、給與防衛軍之局部的預備軍、構成阻礙線的餘裕。

英譯練習 "Smile" 之譯評

陳 備

第二九三期本版登載佑之君之翻譯練習，是冰心的原作「笑」，通觀全篇英譯文，幾乎找不出一句很完全的英文句子。由這篇東西看來，可以知道佑之君對於基本的英文句法構造還不很清楚。現在藉佑之君的這篇英譯文來作英文造句練習的修改例子，以供一般對於英文造句不甚明瞭的初學者參考。但這祇是關於文法上錯誤的改正，至於內容則一仍其舊，因為若要顧到原文的意思來逐句修改，則大部份的句子都要從新另寫，這樣不但篇幅容納不下，而且也看不出修改的樣子了。下面是就佑之君原來的譯文在（ ）中加上我所改的地方。

The sound of rain (has) gradually stopped, (stopped, and) a pure light shines (in) through the window curtain not very clearly. I open the window and see, Ah! (the) cold snow has been melted, (has melted, and) its drops left on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reflecte (reflect) with the moon like thousands of fireflies moving in twinkling. I never thought before (that), in this lonesome night, after raining, has (there was) such a pure and pretty picture!

As I lean upon the window for a while, feeling a little cold, and turn my back, (I turn round, when) suddenly my eyes are puzzled,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the room is concealed in clouds of light, (while) a dim light dip (dips) only the Angle (angel) in (the) picture hanging on the wall. This white-clothed Angel (angel) is smiling upon me with flowers in hands and wings spread, (spread).

The closed curtain of my mind (is) slowly opened (raised), appear an impression of five years before (and the impression of five years ago reappears) — on a very, very long old path, the mud under the feet of asses was still smooth. The water in (the) ditch of (the) fields was mur-

muring. The green trees in (the) near-by villiages (villages) were all covered with clouds of smoke. The new moon was like a bow, hanging on the trees (the branch of the tree). I walked along, (and) seemed to see a boy on the wayside. He had embraced (He embraced) a heap of brilliant white (things). When the asses ran away, I turn (turned) my head backward and saw carelessly. I saw he was smiling upon me with flowers in hands and his naked feet.

"This smiling face seemingly had seen somewhere before!" ("I seem to have seen this smiling face somewhere!") I still think, so silently.

Another curtain of my mind (is) slowly opened, appear an impression of ten years ago (and the impression of ten years ago reappears) — the rain drops under the roof edge (eaves) of (the) cottage dropped (dropped) on my clothes drop by drop. The water bubbles beside the step (s) rounded to and fro, (;) the furrows of wheat and vine shelf before the cottage door were washed to become flesh (fresh) yellow and green, so bright, (and) so beauty (beautiful)! After a while, the rain stoped (stopped). I quickly run (ran) down the hillside, and saw the moon rising from the face of the sea (from the sea-surface), (when) suddenly I remembered something forgot, () I stood and turned my head backward, () I saw the old woman, who were (was) standing beside the cottage door, smiling upon me with flowers in hands.

These same wonderful emotions are Just like wandering string (s) waved (waving) and floated (floating), until they meet and combined (combine) together.

At that (this) time, the depth of my heart is full of brightness, purity and serenity, as if I shall go (had gone) to heaven, or return (returned) to my native country. These three smiling faces floating before my eyes, rapidly melt together into the harmony of love, and I cannot see them distintly (distinctly).

新名辭解說

Zip up 現在流行的拉鏈。英文叫做 Zip-fastener 或 Zipper，所以拉上拉鏈則為 Zip up，例如 "Zip up your jacket" 反之拉開拉鏈則為 unzip。

Stratosphere fighter 平層戰鬥機。所謂成層轟炸 (stratosphere bombing) 乃計畫於一萬二千公尺之高空侵入敵地轟炸，其特點為超出空氣稀薄之高空以上得以作長時間之飛行，使敵方極難發現，即便發現，高射炮亦不能射到。為與之對抗，故有成層戰鬥機之出現。此機比一般戰鬥機之上昇高度更高，通常在一萬公尺以上，具有各種適於成層飛行之設備，而且上昇速度亦極大，十五分鐘以內即可上昇一萬公尺。

友奇

丁朝



請醫

(一幕兩場劇)

羊元

第一場

時間
人物

深冬的夜晚十點多鐘。
醫生——三十多歲的男子，有着紳士與市儈複雜的形體，是一個惟利是圖的傢伙。

醫生的妻——二十多歲的少婦，妖艷而好虛榮。

佈景

開幕

典型的都市產僕役。醫生的臥室，大型的火爐中，正燃燒着熊熊的火。醫生穿了絲絨的睡衣，仰在爐旁的沙發上，悠然的在想一些美麗的故事，譬如，想到如何閃了診治一個妙齡的女郎而成了一「愛人」這樣的事，於是他的臉上，常現出怡然自得的神氣。
醫生太太坐在另一沙發發裏，無聊的翻弄着一本畫報，忽然看見醫生出神的動兒而注視着。

妻

(突然的)你是不是又在想那些騷女人，喂!

醫

(一驚)那兒的話，太太，我是在想這個月的收支情形呢!

妻

(嘴一撇)是不是又想說入不敷出?

醫

不，不是那麼說。

妻

你當是我不知道呢，光說前天買山去那批九一四吧，從前你買的時候才多少錢啊，現在竟高出了十幾倍的價錢，還有那批金雞那霜也弄了三萬多，兩樣就是七八萬。

醫

得啦，別吵不行，我的還不是你的嗎?

妻

(嬌聲的)我偏說，(很得意的)你把蒸溜水裡接上一點六〇六，給人家治花柳病，你把二毛錢的個砂水，買給人家治外科的說是德國名藥，一瓶就

是一百多塊，這些把戲你那天不都在幹，你發了這麼大的財

妻

一個月才花你個三千，五千的，那些錢，都跑到那兒去了，不都是像流水一樣的送給那些騷女人去了，我只是不願意跟你生氣罷了，不然，早敢太太，太太，別洩底不行?

醫

(苦笑着)誰希罕洩你的底，(可是繼續說下去，像閑話一樣，却充滿了威脅的意味)，來回看病的

妻

人，你就像發現了藏金一樣，嚇唬人家，那怕病人是有點傷風。你就說是傷寒病，人家有些小小的胃病，經過你的手，就變成胃加答兒，動不動的就得注射，一針百兒八十元的要

醫

錢。(向來擡於闊威，俯首帖耳的笑着笑臉。)太太，你不懂，

妻

病人，你不說他的病厲害，他不相信，你要是只說他的病很輕，他反而說醫生的醫道不

醫

夠，瞧不出病狀來，你要一說他的病厲害，他又相信你，又肯出血，這是我們醫生的生財

妻

大道啊。

醫

誰願聽你這些「哲學啊」!我說你騙了人家很多的錢!

妻

騙?就算是騙吧，也是爲了你呀!

醫

別灌米湯，我一個月花個三千

妻

五千的，還不是九牛一毛!嚇，一個月就是三千五千的，還說九牛一毛，你形容的我也太能剝錢了。

妻

形容你，你當是我不知道呢?

醫

太太，你不能再洩我的底。你是我的太太，我發了財，給你化，你就應該同我合作，給我

妻

鼓吹。

醫

給你鼓吹!

妻

對，就是宣傳，你應該有這麼一種習慣，常常說你的大夫，醫學是多麼精密，心術是多麼

醫

慈悲，慈價是多麼便宜!

妻

對了，總而言之，你要把我這個醫生宣傳成神聖的事業!

醫

當然，三百六十行裏，沒有比醫生偉大的了，醫生實在操

妻

着生殺大權，他叫病人死，病人就不能活，太太，你瞧看見

醫

經理去年給咱們送的匾上寫着「功同良相」。

妻

那是胡吹海誇。

醫

你也瞧看見王科長的老太爺，

妻

春天牙痛被我治好了，送來的那隻大銀盾，上面寫着「妙手

醫

回春」。

妻

那是瞎貓碰死耗子!

醫

還有那些濟世活人，叫我說，就應該改成「欺世詭

妻

人」。

醫

(喪氣的)，我說太太，您成心給我作對?

妻

(得意的笑)誰讓你給我誇耀功勞來!

醫

——桌下的電話鈴響

醫 (走到電話機旁，接電話) 喂，是，啊，太太，王太太給你的電話。

妻 (接過話機) 喂，王太太，——是我……什麼，三缺一……那兩位是誰呀……

醫 小姐，和張先生……這就去，好，回頭見(放下話機)不是，又是打牌。

妻 一點不錯，怎麼樣？

醫 我是帶天這麼晚，又這麼冷，怕你凍着，再說(嘻皮笑臉的)我一個人在家裡多寂寞呀！

妻 (笑了) 別討厭，(開玩笑)寂寞，你不會到六號養病室去看護那位病人兒嗎？要不然，你不會，叫值夜班的藥看護小姐來陪着你？

醫 又惹出你一大套來！別費話，拿大衣來！

妻 (從衣架上拿下太太的反毛大衣，太太對鏡穿好了)

醫 喂！(大聲的)

侯 (在外邊答應着走來，很恭敬的聽着吩咐。)

醫 叫老黃拉太太上王太太家去！

妻 (伸出手來) 喂，給一千塊錢

醫 一千塊？(服從的打開抽斗，取出交給妻。)

妻 (接錢，面現笑容) 打完八圓，一定趕回來，頂多也不過下兩點。

醫 哦！等着你！

妻 你先睡吧！好孩子！(推門而去。)

醫 (伸一個懶腰) 困了，困了。幕緩下。

第二場

時間 同夜的下兩點。(如按科學的說法，應該說是翌晨的早兩點。)

佈景 已漸漸的熄了。

臥室裡的燈，全部熄滅了，只有爐火的微光，掛鐘有節奏的擺動着，接着很清脆的打了兩下。

不久有幾聲救火消防車的尖銳哨音的鳴響，劃破了夜的寂靜，不久便又平息了。

睡着的醫生，翻一個身。床響動着。

又不久，醫院的電鈴響了，很急促的。

接着，便有人慢慢的走近臥室外來，輕輕的用指頭敲着門。

(在門外) 院長，院長！

(被喚醒) 誰，(旋又聽出了是侯的聲音) 喂，太太回來了

吧！

侯 順手拉明了全室的電燈。

醫 (有一個人，來請院長出急診。)

侯 (由被窩內坐起來，打一個哈欠) 急診？誰來請。

醫 (是一個不認識的小夥子，(奴卑的) 本來，大冬天的半夜裡，我知道院長是懶得出診的，在門口，我已經對他說了，夜診費比白天加三倍，要一百二十大元，那小子，不單不怕麻煩，反而說，就是一千二百也要請。所以，我沒辦法，才驚動了您。

侯 (得啦，別囉囉，(沈思一小會) 喂，你告訴他，就說院長也得了傷風了吧！

醫 是，(剛要走)

侯 太太怎麼還沒回來

醫 老黃早回來啦，說太太怕完八圓一定回來，也許太太坐莊坐的太多了，還沒打完。

侯 廢話，快去，打發那個人去吧

醫 (看鐘，) 二點多啦，(又想睡)

侯 (又走回來，沒有敲門，就走進來了) 院長，不行，人家一定要請院長去……並且，已經跟着進來了。

醫 哦，豈有此理，

青年 (在門外) 這兒就是院長嗎？(一推門便走進來) 院長請你不要推託，有一個垂死的人，需要你施救，在社會的互助需要您去施救，在社會的互助

性，你應該馬上便去，爲了你的神聖職業，即便真是小小的傷風也應該出診。

醫 (已經穿上拖鞋) 你姓姓？(打起生意經上的官腔) 並不是我們醫生的推託，不過我們也有願意出診或是不願出診的自由，再說，你先生也應該尊重手續，先得掛號。

青年 (憤怒的) 手續，掛號，病人却等不得，(心生一計) 喂，你到底是不去，(站起來怒視着醫生)

醫 (有點畏懼，當然是可以去的，這是我們醫生的神聖本分；(見虎的方法已經奏效便也和緩) 希望你永遠不要忘記「神聖的意義」，那麼我們走吧！

青年 走？(指睡衣) 這樣就走！

醫 那麼您趕快換吧！

青年 (脫下睡衣，開始換衣服；從裡向外，一件件的仔細換着，將要換上的是一套挺好的西服。)

醫 我想那等着施救的人是很危險了，還是請你快一點換吧！

青年 (抓住眩暈的機會) 你別過分的着念啊！像我們醫生的，是要講衛生的，我們絕不嫌中醫一樣，穿着油布袋式的衣服，就給人家去看病，嚇，也許十萬八千個傷寒菌和三萬六千個痢疾菌，就在他的身上！

友身

衣服上，那多危險！
（想制止他的話）

青年（很快的接着說下去，一面打着領帶）我們當西醫的就不然了，你看這西裝，光說料子就一千七百多塊，每天用噴霧器，滿滿的洒上消毒藥水，喂，你聞多麼濃厚的石炭酸味，還有黃磷味；——黃磷這年頭，可貴極啦！

青年（穿上褲子穿上皮鞋，一面刷着鞋一面說）再說中醫的手也不洗，就敢給人家號脈，瞧吧，那份手，十個長手指甲，滿滿的是黑泥，黑泥裡，一定藏着萬兒八千的疥癬菌，不好，還有點楊梅菌，脈際換好，皮膚病先給你傳染上了，你說糟糕不糟糕？

青年（去洗手）我們西醫則不然了，凡是接觸病人的東西，都先拿酒精搽了，喂，你知道酒精的殺菌力量嗎？什麼菌見了酒精就玩完，就像我們男人一樣，見了太太，就什麼感冒也沒有了！

青年（快走不行！）
醫生（我比你還着急呢！可是我們當醫生的，是要謹慎從事的，譬如說，聽說病人已經不中用了，病人的家屬們，還硬要得到分家的遺囑呢，那當然要注射

強心針了，如果，忘記帶着樟腦油或是嗎啡，那怎麼辦，人死了倒怨不着我，他的老老小小，不能痛快的分遺產，豈不是罵我一輩子！
現在却沒有人等着分遺產啊！

（收拾着出診手提皮包）譬如說，慌慌忙忙的跟着你走了，到了那兒，一看溫度計也沒帶，注射器也沒帶，你說怎麼辦，我們西醫在救急上，那真比中醫強盛百倍了。

青年（忽有所悟的）可是，鬧了半天，病人得的是什麼病啊！

青年（抱歉的）對啦，我忘記了給你報告了，不是病是受重傷

重傷！什麼傷？

青年（是被消防車撞傷的。）

青年（傷在那兒？）

青年（腿部，流了很多的血。）

青年（流了很多的血？唉呀，那可不好辦！）

青年（所以才希望您快去啊。）

青年（受傷的是您什麼人啊？）

青年（不認識。）

青年（不認識！）

青年（對啦！因為那個女人被消防車撞倒在我的門口，警察把我扶到我的家裡，讓我趕快找醫生救急，因為您的醫院最近，所以才來驚動您。）

（關心的）警察叫你們來叫的

青年（對啦。）

青年（那麼出診費誰付呢？一百多塊啊！）

青年（我想……）

青年（最好還是請你先付出診費，（慷慨的）先要你快去，診費一定由我出！為了一個受傷的女人，我們都應該盡人類互助的義務啊。）

青年（你才說的是一個女人。）

青年（一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女人）

青年（二十多歲，）

青年（對啦，穿着反毛大衣！）

青年（反毛大衣？豈不是穿着紅呢旗袍？）

青年（大概是！您認識？）

青年（被上大衣）天哪，別是她啊！

青年（突然一陣嘈雜的急促腳步聲）

青年（急促的跑進來！）院長，有人要見您，

青年（急慌的進來，衝着醫生）你就是胡院長？

青年（認識來人）喂趙伯伯，你怎麼也來了！

青年（才看見青年）噢，原來你到這兒來請醫生來了。

青年（答人問）是的就是！）

青年（轉問青年）你認識他？

青年（我的隣居趙先生，她說剛才受傷的那個女人，她說她是胡院長的太太。）

青年（不幸擊斃了全身）我的太太！

對啦，她說打牌打晚了走回來，讓消防車撞倒了，現在怎麼樣了？

青年（正對着青年說話）你怎麼來了這麼半天？

青年（院長起初是推託着傷風，不願意出診，以後換衣服就是半天，現在正為診費打算盤哩！）

青年（答醫問）現在，也許是流血太多，暈過去了。

青年（提起皮包拔步就跑，帽子也沒戴）

青年（喂，院長，別忘了帶溫度計！帽子也沒帶，不怕對不起你那套一千七百元的西服料嗎？）

青年（推門急去，）

青年（青年入，同時追下）

青年（莫明其妙的自送着他們，）

青年（）

落花 方滋
庭院那兩株榕樹掉花了
偏又有風婆扯着她的枝葉
你看 沈默人呆立着
他凝着落花做空虛欣賞
欣賞最易勾引傷感
傷感叫他知曉人生不都是
幻變？！



旅居日記抄

祝他

離開祖國的懷抱

懷懷着流浪的生活，願跋涉于自己以磨練，就在剛剛堅定了這個信念時，一個遙遠的旅程開始了。

第一次的跋涉，便脫離了祖國的懷抱，我像是一個剛剛能邁步的稚子，就隔絕了母親的恩撫，而去到數千里外的異邦。

讓歲月刮傷我底青春吧！

向古城告別

十二月某天絕早，古城遺埋在夜色裡，沒有聲音，這古老的城堡像是荒涼失修的古塚；我動身從這墳墓爬出。

雪剛止，大地一片銀色，天寒冷，古城是沒有春天的，但人們，都慣在熱被窩中留戀。惟有寒冷才會促進着他們底妥協，這個民族一向因襲下來的天性是，逃避着暴風雨，蟄伏在一個安靜的角落，各自度着出世般的生活。

我向古城告別，向這些同胞們告別，開始去接觸一個新的環境，一些新的民族；我願在流浪歸來的時候，能帶來新的氣息。

車駛動着，天亮了；但，這座古城裡的大部分同胞還在睡着。這樣，我就向它揮手告別了。

夜抵奉天

車行過山海關，已經接近黃昏了，山巒吞沒了輝煌的太陽，天漸漸沉下來。到達奉天，已經夜深了。

雪，厚厚地封結着大地，山巒和草原。從人們底喘息裡可以嗅出地帶的嚴寒，車窗沒門，都已經被冰封閉住了，乘車的旅客呼喊著不能下去。

我想看一看奉天的姿態；但，隔着車窗，我能看到的只是漆黑的天。

我只有睡了，火車不知爲了甚麼，當夜就滯在奉天。

海嘯！戀人！

火車駛到釜山，不再喘息了；卸下一大批疲憊的人羣，夜之驛有惡風颼颼，吹醒了我三日間火車行程的鬱悶。

第二天一早，匆迫地去碼頭登船了，平生第一次和海晤面，從白鷗的翅帶來自由的氣息。

在甲板上，看天水相接的地方，安詳，平和，溫馨，自由，偉大的色彩在顯示着一種崇高的意念。我想起叫健的那個孩子，在我選這了海的時候，却和她遠離了。

有着青春的氣息，潛存着生命的力量，海歌舞着自己底波濤洶湧，像一首詩，像一幅畫，像是上帝的傑作。

海嘯！我底戀人。我想起赤心女士所以要有「寧願投海不願墜崖」的誓語呢！就是我，也願死我海裡的。

——他會洗盡我底污穢。

登陸後，就要寫信給健報告給我我見着海的喜悅，——這樣想着，回到輪房裡。

在輪房裡，嘔吐了。

新年

來異國不到一星期，便逢新年了。

度過除夕，是平淡的。初一的早晨，吃過了點綴新年的「年糕湯」，就去房東老太太家去賀新禧。和中國一樣，大街是冷清的。很少行人；只有穿着長袖鮮艷的和服的小女孩們在打羽子板。天氣很冷，有風也有雨，最後還是變了霰了。——但在房東老太太家的幾株山茶花，都鮮艷的張開了瓣。

房東老太太以「鷄素燒」招待着我們，但因為不慣於席地盤腿而坐，吃了兩小碗飯便站了起來。空着一半肚子，却喊「飽了！飽了！」

房東老太太用着一半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彷彿在怪罪我之失禮及說謊。

夢

一連幾日，夢裡不安寧。自從「睡在草席上的時候起，就在做着「故鄉夢了」。

夜長，夢正多，但醒來却是一場空虛。

像是又回到慈母的懷抱裡；對祖國總是那麼親切的嚙！走得爛熟的街道，父親慈祥的臉，一些熱情朋友的慰籍……在天黑的時候，便接近這一切了。

薺地，在前兩天，看見團團的月亮，光華溫柔地，灑滿在我身上，她不是也正在擁抱着祖國的大地及故鄉裡的人們嗎？但是，故鄉！祖國，遠了！遠了！

夢呵！是甜蜜的境地。夜裡的旅行。

建設

阿

揮動我們的臂
高唱我們的歌
朋友：負起吧！
那大眾的委託
那未來的榮光
那兒才是我們的棲所
實費光陰豈容踐踏
不長熟的社會終有一日沒

落

拚着這偉大生命的賜予
邁進我們光輝的
金色火炬！
揮動我們的臂
高唱我們的歌
朋友：負起吧
那大眾的委託。

友



故事新編：

螳螂捕蟬

晚月

是一個七八月的天氣，在某個雨後初霽晴朗和煦的早晨裏，太陽明明的升起來，萬物脫去了數日霖雨的制苦，恢復了他們的活潑，蟬又在開始鳴，蟲也又在開始叫，禽鳥也又在開始飛翔。幾乎被這連綿不絕的兩週雨了，素日好遊山玩水不穩的兩週先生，在這廣闊的離地地方信步漫遊着。青青的草原圍繞他托出的一片密密的果木林，顯示在他的目前，貼近林的四周有短短的竹籬圍繞着，每株樹上結的累累滿滿的果實，一些光彩鮮豔知道名字或者不知道名字的奇奇怪怪的果子，由於造物者的神通，都懸垂在枝葉間，這種情景使心靈活躍着感多思的莊周老先生眩目了，呆呆的貯立在樊籬的傍邊，凝神的凝視着整個的森林，這時在他的腦海裏不知泛起怎樣的波瀾。

忽然間從南方飛來一隻大的可怕的怪鳥，翅膀有七尺來長，眼睛的直徑恐怕有一寸多，斜刺的飛往北邊隣近竹籬的一顆栗樹傍邊落下，飛的時候翅膀擦着莊周的頰角掠過，把他嚇了一跳。莊周心想：「這是什麼鳥哇！有這麼大的翅膀，不往遠處飛而落在這裏，是飛不動了嗎？更奇怪的那麼大的眼睛連人都看不見！居然敢落在傍邊，難道說鳥是不怕人的嗎？」莊周想到這裏，到要看個究竟，於是調腰拾起一塊土塊——大概想走去打這個仔——提起衣襟向北跑到鳥的附近仔細端詳了一回，「嗚！是爲了這個！」莊周這時才知道鳥飛到這裏的用意。原來在那近籬傍果樹的一個小枝上，繁密的綠葉下埋伏着一個蟬，陽光由葉隙透過而不能直射到牠的身上，牠——這個蟬——恬靜的呼吸着幾日未得的溫暖而清新的空氣，不時的鼓翼欲鳴，看那樣子非常自得，可是牠並不會理會到在同一枝上的近處，潛藏一個舉爪奮身，躍躍欲起而捉牠的螳螂，而在莊周眼裏看得真真；可是螳螂顧前不顧後的也沒有理會到想要捉牠自己的異鵲，正在察精會神的注視着牠，幾次伸出長喙要飛上去。莊周覺到這裏，把以前好奇的心理完全打消了，另換了一種驚懼的心情，他想：「螳螂只想去捕蟬，把自身的利害置之不顧；而鵲想去捉螳螂，把牠的本性都失掉了，見了人也不見也不都如此！世界上一切事還不是都如此！全是庸人自擾，「禍福自招」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禪要不是得意忘形，何致大難

當前都絲毫不知道；而螳螂若不是想害人，何致自身將受害；鵲若不是爲利所誘惑，何致失掉本性！看起來自身的一切禍患多半是自己造成的。呵呀！可怕！真可怕！」受到特別感觸的莊周先生，在驚懼的心情下也顧不得再看這幕滑稽劇了，扔下握着的土塊，轉身就要走，可是他心裡又想，我這樣凝神的看，也忘了形，是不也是有人在看我，想到這裏剛一回頭，拍的一聲一個巴掌落在他的面頰上，同時一個慄慄的壯漢出現在他的面前。

「他媽的！幹什麼的？想跳過去偷果子是不是？」莊漢用粗獷的聲調質問莊周。說着話同時一把手抓着莊周的領子，意思是想帶作到對面村莊裏去。

經過莊周一番的辯白和哀求才解了圍。

「我要不看你你是個老頭子，非把你帶到地方上去押你幾天不可！」莊漢最後說了這含有憐惜意味的警戒的話，算是把莊周釋放了。

莊周犯了瓜田李下的嫌疑，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回到家裡心裏那份酸澀就不用提啦，悶悶不樂，連晚飯也沒吃，夜間連日記都懶得寫，只在日記上寫了個語也似的八個字「螳螂捕蟬，異鵲在後。」這還語語難簡單，用意可非常深遠，他想知道後人能體會出我這意思的話，庶幾可以免掉挨嘴巴的危險吧！

(莊子外篇山木篇)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七月二日出版

第四卷第二十七期
總號 第二九五號

吾友

(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發行兼願

編輯者 顧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 南(三)局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一元五角

訂閱：每月四期 六元
半年：二十六期 三十九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定期存款 始具恆心 終獲恆產

半 九 厘
 一 年 年 息 一 分 二 厘
 二 三 一 分 三 厘
 三

總行：
分行：

北京正陽門外麻房頭條
 天津興亞三區楊福蔭路

電話(三)
 電話(三)

三二七〇三
 二七七一〇
 三〇八一三
 八四一〇三
 五三〇〇三

解決家庭日用問題 **按月取息存款**

一次存入 { 一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一萬元 } 定期三年 每月取息 { 一元 五元 十元 一百元 }

月有進款 充作日用 恰當 方便

活定兩便存款

存滿十個月年息 二 六厘
 十八 八厘
 一分

兼備：利息優厚 支用便利

各種活期存款 利息大 手續簡

詳細章程 歡迎索閱

信誠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高單位維他命B₂結晶體製劑。

強効福樂片

維他命B₂爲黃色針狀結晶體，係由特殊菌內產生出之有效成分，一片中含有維他命B₂5008，維他命B₆1508，爲最高單位之複合製劑，故在生物體內造出磷酸及有機鹽，更與特殊之蛋白質結合，形成細胞呼吸上必需之黃色酵素，專司供給細胞內能力之養化機能，故福樂片爲賦活細胞之特能藥品，常服可以長生不老，青春永在。

強効福樂片主治

嬰兒，小兒發育不全，貧血，結核症，腺病質，肋膜炎，皮膚病，神經炎，疲勞恢復，預防各種傳染性患，制止不自然之早老，都有特別功效。

天津特別市第五區西錦路四號

若素製藥公司最新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四冊
半年二十八冊

六
三十九元

社（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號